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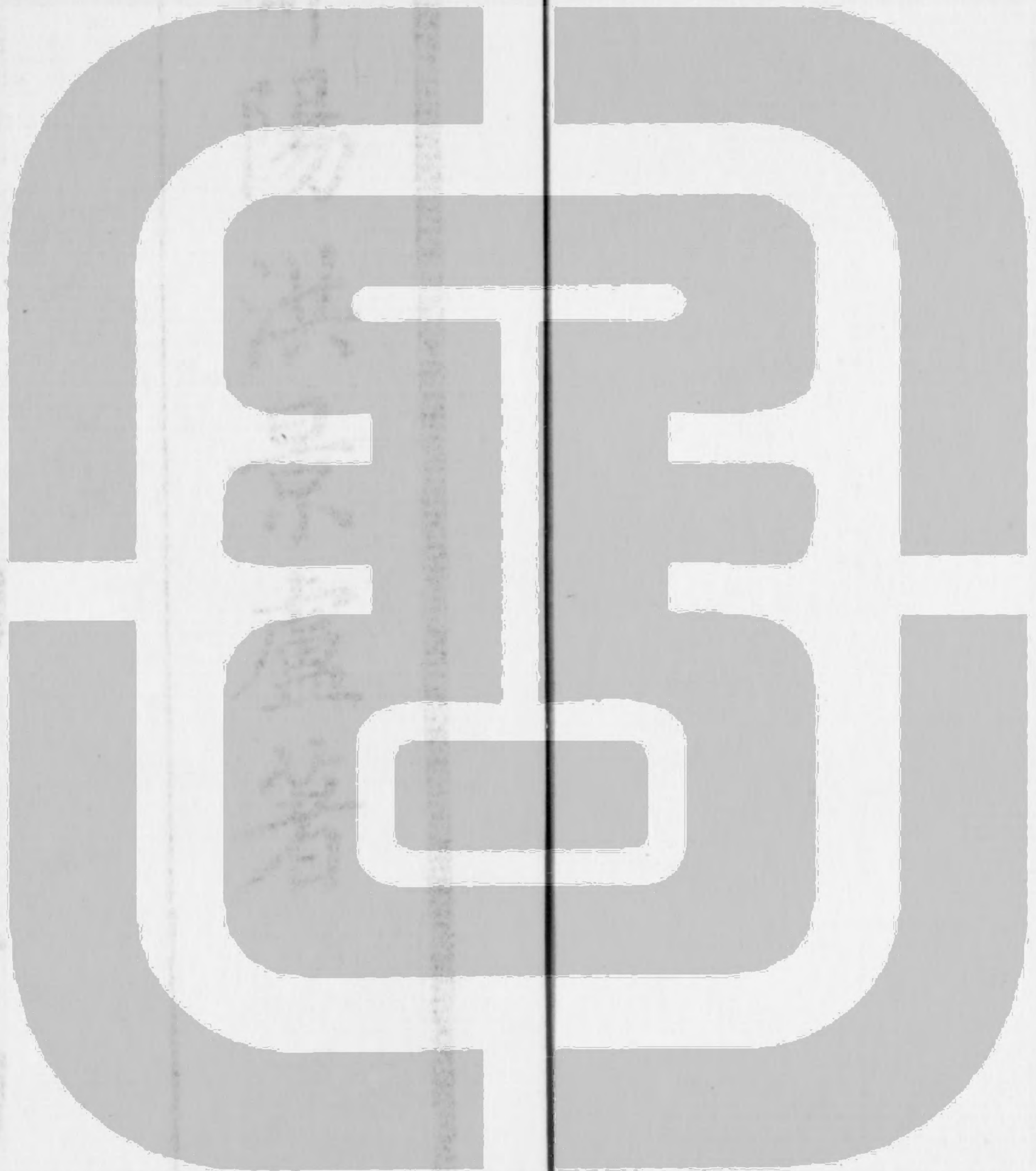
九一六



鄱陽洪景盧著

青  
田  
山  
心

耕煙草堂關雕





蘇軾詩集卷之四

蘇軾詩集卷之四

宋洪文敏著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每字二支甲至  
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  
每字共四百二十卷石冢嚴氏舊藏宋板甲乙丙丁  
四集八十卷今刻入十萬卷樓叢書初集此周氏刻  
本甲至癸十集完好每集併為上下卷惟甲乙丙丁  
四集與嚴本絕不相侔令人難解今年  
精餘觀察從湘潭袁氏假得黃堯圃舊藏本屬為對  
勘黃本每集分十卷凡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支  
癸二十卷又三志己辛壬三十卷蓋取兩集殘本配



全者周氏所刻即從此出特抹去支志及三志字樣  
以欺人耳苟非黃本幸存幾莫發其覆矣海寧陳乃  
乾記于積學齋

四集與最本無不詳今入集補今年  
本甲至癸十集宋母每集附注上下卷即甲丁丙丁  
四集八十卷公候八十卷卷數盡書每集北周內候  
計其四百二十卷五卷卷內善處宋母甲丁丙丁  
長卷一百卷三甲至三卷一百卷四甲四丁二十卷  
宋母文始善夷史通中至癸二百卷計卷之支甲至

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宋刻本由萃古齋售於石家



嚴久能今又為何夢華買出其歸宿未知在何處余  
所藏宋刻有夷堅支甲一至三一卷七八兩卷皆小  
字棉紙者夷堅支壬三至十共八卷夷堅支癸一至  
八共八卷皆竹紙大字者近又得夷堅志乙一至三  
一卷此本係舊鈔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支癸二  
十卷又三志已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取兩  
集以配全而其下俱不全本也每見近時坊刻稱夷  
堅志者大都發源於是而面目又改矣天壤甚大未



識洪公所著夷堅各種其宋刻能一一完全否癡心  
妄想其有固未可必其無亦安敢必邪嘉慶丁卯正  
月六日復翁丕烈識

一卷本初書幾支甲至支八五十卷支數支安二  
人其人卷自林州大宅書以又則夷堅志卷一三三  
宅林州書夷堅志卷一三五十卷八卷夷堅志卷一五

神蘇宋德信夷堅志卷一三五三二卷二八由卷四小  
羅公語公夷堅志卷一三五三二卷二八由卷四小  
夷堅志卷一三五三二卷二八由卷四小

耳目之聞見有限而書用之記  
載無窮山海搜奇齋諧志恠非  
不索隱鉤元窮極旁眇然欲其  
事不涉荒唐而其文足資採覽  
者則莫若夷堅一書是書也或  
謂夷姓堅名實弼此志宋番陽  
洪邁特踵而增之或謂洪氏所自



作而借夷堅以名其書皆不具編  
第觀其書澆瀆恣縱壞奇絕特  
可喜可愕可信可激有足以擴耳  
目聞見之所不及而供學士文人  
之披尋撫拾者又寧可與稗官  
野乘同口語哉余常躡躄善本  
以付剞劂未之逮也而周君有

同志焉晨牕午夜儻勤兀不  
倦訂疑刊誤矍然矜然視原刻  
之魚魯雜揉荒穢彌目不啻撥  
雲見青理解冰釋斯豈非洪  
氏之功臣而藝林之快舉也哉  
書成示余、曰祖生雖先我著鞭  
余固樂覩是書之成也因為掇其



大凡述其勦錄以公當世之同好  
云乾隆戊戌六月自中泚沈仁知沈此瞻

序

昔之志怪異者昉于齊諧一書其後則吳均之續記  
于寶之搜神張師正之述異錢希白之洞微皆此類  
也然其見聞所及隨得即書莫洪文敏夷堅志若矣  
按文獻通考是書卷編十千為卷四百二十又賓退  
錄謂其積三十二篇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重  
複其一篇為文敏絕筆之作不及序故缺焉夫以神  
奇荒怪之事委巷叢談之語蓋儒者所不道然觀古  
經傳之所稱後世史書之所錄並莫得而廢焉亦惟  
是善善惡惡之心而已矣且史載文敏使金金欲用



舊禮文敏執不可千載之下其忠毅令人可想則夫  
片言隻字猶當視為拱璧而珍惜之陳氏振孫謂其  
猥褻鄙俚豈篤論哉間嘗考太平廣記李昉諸臣且  
奉敕編纂矣矧是編非盡如廣記之浮誕不經僅取  
悅人耳目而已也惜乎歷年久遠散佚既多周君信  
傳承先世之清芬憫昔賢之墜緒既刻七脩類藁成  
復取是書重加釐正仍以十千編之是則雖非舊本  
亦猶愈于陶九成之說郭存十一於千百耳異日提  
塵者借為談助操觚者于焉取材則周君之功有足

多矣乾隆戊戌立秋後十日何琪書于小山居



夷堅支甲序

夷堅之書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  
蓋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幾占四紀自己至癸  
才五歲而已其遲速不侔如是雖人之告我疏數不  
可齊然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或疑所登載頗有與昔  
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是不  
然古往今來無無極無無盡荒忽眇絲有萬不同錙  
析銖分不容一致蒙莊之語云惡乎然然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又曰是不是無不結是若果是也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能明斯旨則可讀吾書矣初予欲取推兒請用十二辰續未來篇帙文以既柯古雜俎謂其類相從四支如支諾皋支動支植體尤岷奇於是名此志甲支甲是於前志附庸故降殺為十卷昔紹熙五年六月一日野處老人序入之否非補遺不

夷堅志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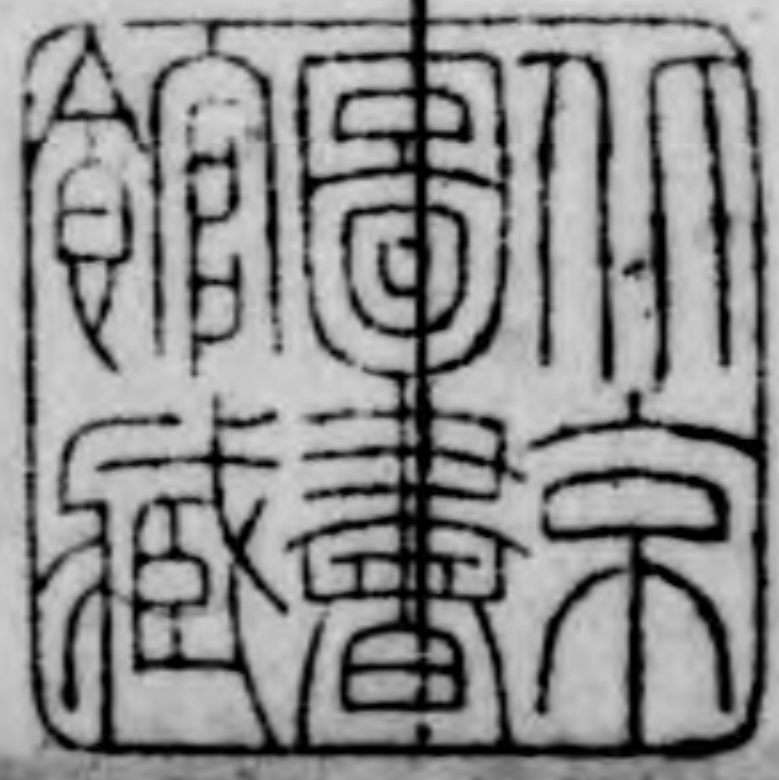
長樂郡

振興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甲集卷一  
張相公夫人

樓煩道中婦人



普光寺僧

劉將軍

淑明殿馬

生王二

河中西巖龍

燕王遷都

五郎君

宋中正

七娘子

護國大將軍

陽武四將軍

杜郎中驢



黑風大王

王德柔枯蟹

李婆墓

宿遷諸尹

小珠山遺卵

吳臯保義

胡煌僕

丹州石鏡鼓

九龍廟

衛師回

常瑤牛

野牛灘

呂使君宅

聞氏女子

劉承節馬

虞主簿

王宣太尉

熊二不孝

張文寶

方禹寃

汪乙龍

段祥酒樓

姜彥榮

張鱣魚

包氏僕

共相公

張鎮撫幹

雙頭蓮

華延年

項明妻

嚴桶匠妻

劉十二

張侍制

李柔

詹燧兄弟

靳守妻妾



南城驛

錢塘老僧

九里松鱖魚

鄧如川 黃文明

唐四娘侍女

舒嫩四

龔輿夢

游節婦

周三蛙

妙智寺僧

湯省元

夷堅志目錄甲集正終

夷堅志目錄

甲集下

雷州雷神

劉晝生 景德寺酸餠

劉承議

劉氏二妾

張調夢

灌園吳六 石叔獻

西湖女子

蔣良輔

遠安老兵

巴東太守

林學正

高周二婦

趙岳州

豐城下渡

雷州一行與前頁湯省元一行連接



兜率寺經

吳滲二龍

資聖土地

張尙書

七姑子

甄錡家醮

蔡箏娘

章澄娶妻

姚迪功

趙善稔

鄧興詩

童漢臣 建昌王福

徐防禦

黃左之

青童送筆

鍾世若

羅維藩

戴之邵夢

卷第八十四事

錢塘縣尉

符離王氏蠶

王揖雙雞

孝張去 王公家怪

甯行者

簡寂觀土地

鄂渚王媪

隗六母 山陽瘕僧 晁氏墓異

絳州骨堆泉

宋道人

益都滿屠

從四妻元氏

史省幹

關王幞頭

尹二家火

蔡乙兇報

張尚義僕

梁小二



魯晉卿

董小七

夏義成

海王三

山明遠

蔣堅食牛

羽客錢庫

龍鳳卵

薦福如本

復園菜圃

陳體謙

褒忠廟

甘林二命

王仲共

艾大中公案

扣冰堂僧

臨安府洪橋南陳家經鋪抄錄

夷堅志回錄甲集下終

明刻本首行題新刻夷  
聖志一卷甲集次題宋  
部陽洪邁著明姚江  
胤昌校補城唐晟訂  
唐景次凡四行

夷堅志甲集卷第一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夷堅志甲卷第一十四事  
張相公夫人

宋 鄱陽 洪邁 著

錢履道字嘉貞京兆咸陽人北朝皇統中遊學商虢

過鄆縣貧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曠黑不復辨路信

馬行到一大宅叩門將託宿遇小妾從內出驚語之

曰此地近山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塗敢

求棲寓一席之地但不知為何大官第宅妾曰是河

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薨後惟夫人在須臾命乃



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  
羅列盃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  
歌舞之妙皆所未覩錢自謂奇逢若遊仙都情思蕩  
搖莫知身世之所屆拱手敬坐不輕交一談諸人以  
爲野戇相視笑侮罷席就枕俄而燭至夫人者復來  
衆擁之登牀錢趨下辭避強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旦  
畱之飯錢本漂泊旅人旣稱愜懷抱累日不言去一  
夕正歡飲聞聞戶外傳呼呵導之聲云相公且至夫  
人遽起諸妾皆奔忙而散錢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因

假寐久之狐嗥鴉噪東方旣明人屋俱亡但已身臥  
於棘叢古塚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  
香芬馥經月乃歇

樓煩道中婦人

嵐州宜芳縣飛鴛保村民難言往樓煩縣中道少憇  
逢婦人素衣高髻年二十許揖而問曰我自樓煩來  
欲往嵐州獨行迷路不知從何爲便言指示之將分  
手婦人長吁一聲遂仆地掖視之死矣言就邸舍求  
湯飲灌救竟不起傍人過者見婦人死不明畏爲已



累執以告保伍遭繫縣獄訊治難自誣云殺而取其  
貲然僵尸無痕傷又不能供所掠何物郡遣曹掾明  
生者審究呼問言曰汝實殺人耶對曰難言也明生  
不悟其姓名再問之復然以爲疑乃曰然則所謂難  
言者非汝耶又對曰然明還郡具白太守別選吏啓  
壙驗之但得朽木一片於柩中無從鞫勘因縱釋使  
去言在家事父極孝謹爲鄉社所重至是蓋獲天佑  
云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太子也旣作僧  
爲街坊化緣嗜酒不檢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  
甚惡還其家困臥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  
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  
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章視之乃短驢尾  
自皮膚間岨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  
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  
面已肖驢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  
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



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殺之是逆天背理將爲君家不利於是畜於廐中而弗施轡勒驢嘶噉不已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 劉將軍

金國據齊魯之地改奉符縣爲泰安軍其皇統二年累月不雨漢兒劉將軍爲守禱於岱岳不應繼致祭龍潭赫日滋熾劉怒令丁夫運石負土欲填潭使平夜夢神告曰天久無雨非吾之罪今四海之內凡一

勺之水則有神主之吾弗得預又豈敢上違天律輒降膏澤耶幸使君察之劉寤而愈怒黎明率千餘卒益輦土石投寘潭中比暮遂平然到曉復如故劉了不警悟但竭人力而爲之當晝隆熱寒風倏起而雷電從潭出山阜皆震吏民懼甚劉猶督役不已數日間暴卒雨乃沛然

### 淑明殿馬

完顏亮正隆中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都欵謁東嶽廟遍禮羣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從吏周

去此字宋諱也



行檢視見后塑像一指折血淋漓弗止而首飾臂釧  
及供牀黃白器皆亡失卽捕典掌者繫獄訊治雖加  
以峻刑終不得其實後因月旦再詣廟備牲幣奠享  
炷香敬禱曰后宮嚴闕深固詎容穿窬可入今獄久  
不決必累無辜惟神至聰極明願顯示誅極以快民  
意祝罷回車明日晚闈卒走報云殿西素壁間舊繪  
馬四匹早忽不見山下人盡聞馬足響而不覩其形  
久之各銜一人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室里急策  
馬往先謝神威然後驗問四囚駢械廡下如有物執

持者是時有女真千戶阿失打虐而斂所部誅求貨  
賄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寺僧同謀自殿屋山翼  
鑽瓦斷椽經旬日始僅得達故外人莫知藏其物於  
僧所童行與聞之於是具奏朝廷亮令杖殺千戶兩  
奴放爲民黔竄僧童於遠裔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  
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徬徨  
次遇女子渡水來少年貌美而身無衣褻視王而笑



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物怪雖知爲非人殊無懼色  
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子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  
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日逐  
虎失蹤致墮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須頃願娘子哀之  
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崑之  
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經磽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  
履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  
不聞煙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傍無他人戲言挑之  
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月餘

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  
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  
試與之語邀同歸略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旣  
育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  
客至必驚訝歛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舍不火食  
王亦任其去畱後二十年猶存

河中西巖龍

金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西  
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



身老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日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語望其入寺卽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穀不熟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禮以彰顯大神之威靈惟神念之叟無言少頃輒蹙而嘆曰噫泄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

師故獲罪上穹定降誅罰吾卽死尸墜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証明使合郡民爲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三日外邑虞卿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法事畢龍見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蒼龍谷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聽自言是龍照以天旱令降雨三叟曰雨禁絕重儻不奉



命擅行詬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爲謁  
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爲獼匿於孫所  
居後沼遭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 燕王遷都

金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欲廣之其東  
南隅曰道州門西南曰西京門各有高邱俗呼爲燕  
王塚不能知其爲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將定基址  
東墓正妨礙議欲剪其北面以增雉堞工役未施之  
數日都民於中夜時聞人聲云燕王遷都皆出而觀

之見鑾輅儀衛前後雜遯燈燭熒耀香風襲人羅列  
十里從東邱至西冢遂滅明夕復然民以白府畱守  
張君爲請於朝廷乃遷枉其壘以避之

###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  
落魄惟日從其侶飲酒鄭饑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  
肌熱昏冥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默坐不語  
遇庠輒切齒折辱庠鬱鬱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關潔  
身而常常若與人私語家衆穴隙潛窺無所視久之



庠歸舍入房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  
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自稱五郎君與我寢  
處諸物皆其所貺不敢隱也庠意雖憤憤然久困於  
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晝此客至值庠在焉  
翻戒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懼徙於外館一聽所爲且  
鑄金爲像晨夕瞻事俄爲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客求  
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爲嗣副元帥賞募尋索鄰  
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綳嬰兒疑非市井間所  
育者具以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籍其貲獄未

決神召會鬼物辟重門直入獄劫取凡同時諸囚悉  
逸去帥大怒明日復執庠夫婦垂楚苛酷是夜神又  
奪之歸而縱火焚府治樓觀草場一空瓦礫磚石如  
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無可奈何許敬祀神  
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

### 宋中正

魏人王員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狼狠戾自  
暴出遇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金亮正隆初有  
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旣延見爲縱陳禍福其言似寓



譏戒王不悅答之曰天生德于予禍福其如予何客  
曰君恃力復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下臨君家速  
禳之尙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  
來子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  
之經浹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  
辭王曰旬日前有一宋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脇吾固  
拒不欲聽君豈其黨邪吾平生心於鬼神事無所畏  
敬君衣朱衣而姓宋得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  
出外仰天大呼卽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

鴟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熬廬舍耳俄頃火  
焰旋轉散爲數十炬王屋邸無遠近一切蕩然雖金  
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居之側故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七娘子

大河之流截大行而東注峻灘數十水勢湍悍魚鼈  
不能停居其一曰七娘子灘山巔有龍女廟山下民  
千家當夏潦稽天歲有隄防之勞淪墊之慮父老雜  
議將徙聚落於他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爲黨  
里所信乃往謀焉元翁曰吾曹世世居此墳墓廬舍



其傳已久一旦委去於心終不安試瀝懇於龍祠視  
其從違乃隨事爲計亦未晚也於是釀錢具牲牢酒  
醴擇日詣廟求遷其祠於河濱擲盃琰以請得吉卜  
衆拜而歸方撰財慮費是夜雷風大作聲如頽山暴  
雨傾河狐嘯鬼哭山下人盡起皆以爲貽神怒比曉  
霽色融怡一廟儼在平地尺椽片瓦無有壞墮至於  
壁泥塑像一切妥貼面勢平正基宇堅牢絕勝於舊  
自是淫漲抵廟岸卽止民無復憂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時蝗蟲  
大起翾飛刺天所遇田畝一掃而盡未幾有水鳥名  
曰鶩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脰長有喙可貯數斗物千百  
爲羣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喙不食而吐之旣吐復  
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熟  
徐泗上其事於金虜廷下制封鶩爲護國大將軍  
夷堅支甲卷第二十四事  
陽武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  
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工金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



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sub>可</sub>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許以相俟至於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卽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以爲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

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爲神云

杜郎中驢

杜涇郎中河中府滎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爲醫貲業稍給買里人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涇日夕乘跨而好醉後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於是每施鞍輒縮栗悲嘶爲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報之心嘗往丁村晚飲回及中途距家猶十里欲急歸加鞭愈切小童不能追隨負衣藥筒居後驢忽



蹶墜溼於地未暇起爲所蹄齧食其腹且盡氣未絕  
驢俛俛自還家人驚異謂必遭狼虎之厄而視驢口  
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涇尙負痛能言舁之到  
舍而死

###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王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  
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歸北女真  
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  
羶汙穢盈積如阜不知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

后真容且有媒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四十奴僕  
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風激人立  
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蹙  
爲關闌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  
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  
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戒致祭捐  
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 王德柔枯蟹

青州益都人王德柔營新第於北郭旣成百怪交興



白晝出沒煙氛蓊蔚之中神形烏面見人紛紜往來  
偃肆自若邀喚道術者施法攝治歷數輩皆無效不  
可寧居於是還舊舍而揭榜於市訪膽智者就驗之  
狗屠范五素以兇悍著詣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且  
半西廡下<sup>善</sup>砉然大聲起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著  
朱衣形體充臆似年有三十許兩手相擊歌舞庭下  
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范記其處明旦發土  
獲一枯蟹大而赤椎碎投諸水其後帖然王厚謝范  
屠遂得安處

### 李婆墓

下邳境內有古邱相傳爲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  
多藏珍寶積爲亡賴惡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僞齊  
之末羣盜肆行焚廬發冢畧無虛日遂從事於李墓  
呼聚三百人畚鍤備集自晨至午啓鑿及於埏中棺  
槨皆露衆疲困憇臥或餐乾糲俄一媪長七尺餘髮  
白面黑形極醜素練寬衣端坐槨上彈指長嘯響振  
林壑溪谷涓流一切沸涌衆怖而散走須臾煙靄四  
合神鬼出沒或聞闐闐車馬聲隱隱如雷移時開晴



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所在但存空穴嗟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隕者里民爲悉力掩壙且致祭焉

### 宿遷諸尹

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會之壘獲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於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爲丞助之

祖宗搜行

謀者皆補右列後避北兵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著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撼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卽稱心痛仆地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宿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峯嵯峨  
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鑿目為團頂脊呼官金  
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之隈至脊側見一卵在地可  
容粟二石斑爛光彩異而觀之乃刈葛藟絆縛昇下  
山舉村來觀嘆為耳目傳聞未有數少年攫取而去  
卽煮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  
為風掀舉躋於山巔旋落團頂畔少年食卵者撲死  
餘老弱干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 吳臯保義

吳臯十一保義者符離人紹興初從楚州鎮撫使趙  
立軍得將尉長六尺二寸勇健有力至三十年庚辰  
寓居北神堰往盱眙聚亡賴潛度淮入泗東城劫富  
室王氏獲金貝二萬緡時完顏亮方桀驁移文對境  
詰索州縣繪形立賞格甚厚臯恬不之畏與其黨入  
楚城呼畫工趙四者指圖語之曰汝所畫全與我不  
類宜易之郡守藍師稷使人招致欣然應命答對如  
流舉止自若藍以為奇士壯而釋之曰異時邊上緩  
急斯人真可用明年盱眙守周淙擇效用使臣來捕



之始奔淮北免屯莊淮民素嚴憚之莫敢問獨王雲者蔑視臯奮願出力淙檄捕盜官喬順領戍兵三百直抵其所天將曉臯聞有呼者曰官捕汝如是至於三已而兵至尙率兇徒拒戰其一人曰李四叛而從雲持矛刺其鼻流血昏倒遂成擒雲斬其首雙目不閉如生顧衆斜視切齒雅雅作聲見者毛髮竦立時當劇暑越兩夕方到盱眙擲首郡廷三日怒目乃瞑

### 胡煌僕

霸州文安縣人胡煌居莫金口家稍豐好義忘利一

僕曰嚴安執役二十八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值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爲兄而謂其妻爲嫂紹興庚辰虜金正隆某年也歲之中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有一密事煌笑曰非從我索積歲僱顧直乎曰否嫂與外人私乎曰否然則捨兩者外何等可密嚴曰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縣市弟有一術可救可信之乎煌素重其人告于妻子皆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弟言言大



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卽授以秘咒曰才脫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霽四野無雲巖梁疊桌卓檣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煙霧全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桌卓下使急誦咒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時此人旣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奈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絕旋不知所在煌至壬辰歲始亡

### 丹州石鏡鼓

丹州之境有兩山寨曰東池西池西寨懸崖百尺丈巖崿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響兵雲屯石鏡明面南尊紹興中地雖入北陷虜而秦民聚衆起義欲歸本朝者未嘗絕此寨常屯萬人來者必擊鼓寂無聲照鏡則昏暗郡人曹布子少貧困以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虜金天眷三年秋歸身於西寨或邀之詣石所試扣鼓聲鏗然遠近皆震洎臨鏡鏡倏明傍觀者見布子容貌自若而冠冕若王侯遂相率羅拜奉以爲主久之東寨亦聽命關中



羣寇蟻聚無時爭戰輒敗衄而退歲餘勝兵至十萬  
遂據延安稱王然未能二年率戍於金石鏡乃爲崇  
云

### 九龍廟

檀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爲業其家極豐  
腴乃立十窰皆燒瓦器惟一窰所成最善餘九所每  
斷火取器率窳邪不正及鬻於市則人爭售之凡出  
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  
谷得名靈響寂然不爲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爲人

來見曰吾有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處令寄身於汝  
家窰下前此陶甃時往往致力陰助於汝梁曰九窰  
之建初未嘗得一好器物常以爲念何助之云龍曰  
汝一何不悟器劣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梁方  
竦然起拜謝龍曰汝苟能與之創廟異時又將大獲  
福矣許之而覺卽日呼匠治材立新祠於舊址設老  
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畢工居民遠  
近和會瞻禮歡悅其後以亢陽禱祈雨不移日而降  
梁之生理益於昔云



衛師回

衛淵字師回鄆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讀書年踰四十未仕當盛夏偕朋輩投壺聚飲醉臥牖下夢身游他所或報沈涵國入寇居民挈老稚散走淵蒼忙伏竄既還家盡室皆已遭俘掠獨行山間徬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閭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淵大喜語之曰吾厄困三年飢寒漂蕩朝不謀夕每念平生歡會一吸數斗今願一盃救渴亦無由致諸君寧有意乎中孚

曰過此數里有青帘酒肆二姝當壚絕妍麗盍共訪之淵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淵先醕一卮又令添酒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謂之曰酒家人當見客融怡笑樂何乃如是鬟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拋踐餘瀝崇積殃咎死則漬其骨髓而爲之淵昧昧不信妹乃引入後室巡視大屋中羅列著槽器傍有百餘人裸坐男女淆雜兩大鬼持戟以次又置槽內大石壓榨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覺小童在側賓客踞坐壺



矢之聲方鏗然遽話所夢元不移一時憶其經歷殆  
數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邯鄲黃梁事皆  
相似也聞善錄所載張生入冥事頗類此

### 常瑤牛

常瑤晉州平陽人父爲里胥蚤死母攜之再嫁富民  
康德休爲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十緡使爲區肆  
由是生理自給而瑤事繼父畧不知恩經數年德休  
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牛產  
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脇間德休二子

聲而斃是  
夕康氏牛

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勃跳觸  
籬而出奔迸邑市觀者故盡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闌  
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至

### 野牛灘

野牛灘在洛京之白波與九女廟相接金皇統中秋  
夜水暴漲居民遭沒溺者十室而七灘下人見羣蛟  
激躍崖谷間摧峯破岸觸處成淵澤屋廬如洗田禾  
一空大雨五晝夜不止俄有牛數十出乎峻顛乘流  
而下與蛟鬪於山麓黑霧雲繞火光迸射經一夕乃



壽水循故道一蛟長十丈死於祠下洛都守孟君率  
洛陽河陽兩郡士民精潔奉牲臨河致祭頃之有龍  
見於雲端驤首如赴萬衆仰觀乃知其化爲牛而殺  
蛟者於是於其地立祠右二卷皆朱  
從龍所傳  
夷堅支甲卷第三十三事  
呂使君宅

淳熙初殿前司牧馬於吳郡平望歸途次臨平衆已  
止宿後軍副將賀忠與四卒獨在後三里至蔣灣迷  
失道詢於田父曰可從左邊大路行方及半里遇栢  
林中一大第繫馬數匹皆駟駿可愛問曰此誰之居

曰前邕州呂使君今已亡但娘子守寡又問馬欲賣  
乎曰正訪主分付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者  
出澹粧素裳脩脩然有林下風致年將四十侍妾十  
數人延坐滄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  
酒張筵歌舞雜奏旣罷邀入房將與寢狎賀自以武  
夫朴野非當與麗人偶固辭娘子嘆曰吾嫠居十年  
又無子弟只同羣婢苟活今夕不期而會豈非天乎  
宜勿以爲慮遂畱館凡三宿始別饋以五花驄及白  
金百兩四卒各沾萬錢之貺又云家姊在淨慈寺西



畔住倩寄一書握手眷眷而退賀還日違軍期且獲  
罪窘怖無計奉馬獻之主帥託以暴得疾故遲歸帥  
見馬喜而不問乃陞爲正將後數日持書至湖上果  
於淨慈西松徑中至於姊宅相見如姻親仍約明日  
再集亦畱與亂金珠幣帛稠載以歸自是每三四日  
一往賀妻以獲財之故一切弗問嘗驩洽迨暮外報  
呂使人來姊失色然無以拒妹至三人鼎足共坐少  
間招賀入小閣峻責之賀拜而謝過哀懇三四乃釋  
經半歲賀妻亡窀穸之費皆出於呂氏乃憑媒妁納

幣正爲繼室踰三年賀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市廛二  
從軍令人詣府投牒分橐裝遺之而乞身去姊家同  
處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冢因訪姊家姊云妹已歸臨  
平矣又明年復詣其處宅舍俱不知所在唯松林內  
有兩古墳賀子悲異瞻敬而去

### 聞氏女子

永州民間千三居司理院側妻閔氏生女極婉秀不  
類市井間處子因名曰韻奴乾道丁亥年十三歲矣  
正與祖母同榻寢夢一道士至父母具饌延之旣食



呼女前謂曰我尋爾久乃在此耶探懷出小磁瓢取藥一粒如豆大青碧可愛置於掌中曰此丹之功力能回天機奪造化易陰陽變寒暑爾有夙緣當服食可速吞之女喜接才下咽異香馥郁道士辭去女恍惚而覺藥猶在膈而香不少歇以告祖母有頃起便旋則已化男子形矣于是時卽聞其事書於丙志中與此差不同且以聞氏爲文氏然大畧非誕也

### 劉承節馬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

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sup>牛</sup>駐逆旅逢數賈客攜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賈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齋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畱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杖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給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卽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



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於道適主簿出按  
田馬迎之車前跼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  
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  
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肢體尙暖  
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竝坐罪死

### 虞主簿

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  
暴卒經日後蘇云初病困迷罔時見一吏揖廷下曰  
府君有命遂從以行且百里足力不能支懇求少憇

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獄廟引入望主者旒冕正  
坐乃叫頭請曰某死無所辭念父老無兼侍乞賜以  
餘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  
對曰不知也主曰汝昔姓名爲陳朝老今藉其宿學  
故聰悟絕人但一生無絲髮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  
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亡者正由  
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于天曹許延七  
日可歸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久永傳父以泣越七  
日果死



王宣太尉

西邊大將王宣紹興末禦虜寇立功乾道中爲襄陽帥而卒後半歲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檀溪飲于水濱一黃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王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黃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不欲往爲所促乃隨之行登南門樓上宣在焉參伍兵衛視生時無異蔣再拜宣勞問勤至曰汝家安樂否以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惜又曰汝曾見吾馬乎對曰未曾

見顧左右牽青獅子來少頃而至則青驄也極神駿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去如飛足不踐地過人廬舍徑從屋脊超驤蔣驚怪忽忽如醉夢中旣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膏騰歸舍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萬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日始愈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爲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爲命而視如路人



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於官復不  
忍但每夜焚香仰告神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  
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  
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翳暗莫能舉目聞有呼  
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於郭門  
外剜其兩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  
子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張文寶

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爲隊旗頭年才三十染

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  
伎徒欲藉軍中名字以庇門戶診脈切證不能辨溫  
涼謂爲陰虛投以附子大劑才下咽進覺五臟如沸  
湯澆沃煩悶痛極不堪忍罵張曰附子燒殺我矣我  
必死當訴爾於九泉之下已而奄然肌體皆斑黑葬  
之三日家人具酒餼復墓進附女子言曰張文寶用  
藥殺我今還魂其妻奔告於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冢  
破棺則尸已朽穢不可近自是張日夕見其在側兩  
月而死



方禹寃

鄱陽縣人方禹爲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  
馮僧禹每爲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卽執其裾禹度力  
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行箠踢傷已  
甚傍人勸諫猶搨之不釋衆昇禹寸步歸家困瘁殆  
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寃今爲毆萬一不起切  
毋訴於官呈驗吾尸空播羞痛辱但寘紙筆於棺中自  
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歿妻子街茹寃恨不復彰聞楊  
自以爲得志愈肆凶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  
禹從遠來二鬼從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  
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捕爾楊欲走禹捽其  
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鳴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荒  
窘之狀亦如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悠悠閑言詞  
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懔懔往復自語且以  
手搨面流血不止爲報其家來視之尙能道所遇頃  
之而死

汪乙龜

鄱陽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鼈供衣食乾道三



年秋月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鼃其重百斤  
還家寘諸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鼃也  
見汪來昂首作人言曰願救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  
以報汪愚而忍以爲怪持大杖笞之數十猶乞命不  
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勉其縱之於水不聽  
明旦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衆出錢償所直竟  
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家日以貧與  
妻皆餓死

### 段祥酒樓

鄱陽郡胥段祥主酒務權酷縣治之南舊有酒店重  
樓頗潔素爲山魃所據歷歲久人莫敢登每陰晦之  
夕則拋擲瓦石擊壞罌甕翻潑水漿淳熙三年祥實  
董其事深以爲慮乃與他少年羣議之密蓄利刃散  
伏戶外及壚側數人入室守視又縛大雄雞置甕邊  
祥親執短矛顛坐以俟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喘  
息聲頃之一物身長六尺餘裹軟脚唐巾綠袍角帶  
曳黑鞵持手板從樓而下搯板搯臂欲至甕滌器聞  
雞振翼化爲狸俯伏于地將搏雞祥運矛椿其喉聲



如狐嗥衆共擒殺之剝其皮斑爛可愛煮肉分食無餘樓怪遂絕

### 姜彥榮

鄱陽醫者姜彥榮淳熙十二年遷居豐泰門內因夜歸停燭獨坐尋繹方書見老人拊戶而立注目視之已不見知其爲怪而未暇窮其迹他夕赴市民飲席醉歸復遇之灼然可識龐眉白首髭髯如雪着皂綠素袍姜大呼叱之沒于地姜曰是必窖藏物欲出耳遲明發土二尺許獲銀小錠重十有二兩復斫之鏗

鏗然聞金革之聲堅不可入姜慮無妄之福或翻致禍乃止

### 張鱖魚

鄱陽陶器店馭張廿二醜面濶口塵市呼爲鱖魚乾道癸巳因逋負稅直多不能償與妻相繼自經死有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淳熙庚子昉偕同里朱生往都昌魚池索漁戶債正飲酒于肆見張從一黃衣急足來方怪懼已至前厲聲叱昉曰知汝在此故來需汝性命昉再拜拱手邀入坐不許曰我更喚丈母來



共汝理會少頃果同妻抱嬰兒復來揮鐵尺擊昉朱  
奪其尺告之曰汝女兒分付丈夫隨我今若殺之何  
如出手張曰吾死七八年囚繫陰司受無量苦壻全  
不救拔此嬰兒亦因渠一拳而天喪安得索休適尉  
曹兩弓兵過覩其紛爭不知爲鬼也亦語之曰汝無  
故白晝打殺人定當累我張乃顧黃衣曰爲我追此  
人去黃衣曰須是先于泰山府君處下狀得文牒乃  
可追人豈得專擅擾擾薄暮張夫婦及黃衣就買酒  
處僦宿昉與朱并弓兵鄰室而處略無人鬼之辨張

終夕詬昉又使黃衣反其家取錢良久負二千至弓  
兵問所自對曰在張家桌下取來初時左門神見拒  
而右虜尉爲我通報故得之明且與朱陳復同塗到  
鄱城西北蠓州忽不見昉抵所居猶歷歷聆張聲音  
旋臥病踰旬獲安幸不死耳

### 包氏僕

鄱陽包氏居蠓州門內買一馬付其僕程三養視日  
浴之於放馬渚常爲白頸鴉登背拋糞深患之逐去  
復來於是敲針作小鉤貫以長縷從馬腹旋繞至背



挂餌于表鴉啄餌吞鉤不可脫程剔其雙目睛懷歸  
舍求酒於主家而吞之自此眼日日盛能歷覽鬼物  
於虛空間嘗與包婢在廚見一鬼瞠目抱舌項下纏  
索履門闕窺瞰程持杖擊之呻呼窘怖冉冉入地而  
滅蓋向時有縊死于彼處者後每出野外必有所覩  
雖似人形而支體多不具足厲怪望之往往奔竄或  
人謂千歲鴉目能洞視程所吞者其是歟此卷亦得  
朱從龍

共相公

南康都昌縣盧衝民劉四秀才紹興四年十一月暴

卒爲兩吏領至幽冥中入閻王殿庭下仰望陛基可  
高一丈許王隱几坐其上其前立巨牌碧字標云共  
相公知此劉默念世間安得有此姓初未嘗發言王  
顧語左右似有生人氣吏質劉曰汝適所說何事劉  
不敢荅辭曰未曾啓齒再三逼之乃道所念吏叱曰  
不可洩漏此是饒州洪右相今作閻羅王少頃王命  
吏押回劉歸塗歷數獄見罪囚苦楚驚悸之極吏舉  
袖掩其面遂蒙無所覩行三十餘里始釋手別又有  
一殿巍然僧合掌升高座前有黑光桌鋪白紙一張



紙上數蟲蠕動僧下座執隨求法環搖撼作響問劉  
曰汝在生修何善業對曰無可紀者僅能持高王觀  
世音經耳僧曰只此是也放汝去汝來已經三日恐  
汝妻壞了宅舍宜亟還吏卽引行過澗水兩重躍而  
寤次年二月劉生隣人葉百一至憲臺投牒館於逆  
旅黃氏與人說此予不暇親審也因記文惠公頃遊  
廣府府帥方務德因畱攝幕屬與其弟稚川同官稚  
川名洪胥吏倡優避其名呼公爲共通判而洪氏所  
出本共工氏之後故左傳有晉共華魯共劉皆讀曰

恭至漢乃于左方增水云

張鎮撫幹

鄱陽張鎮者忠定參政之孫爲湖北安撫司幹辦公  
事紹興四年十一月參議官張廣滿秩鎮送之于沙  
頭畱飲至二更乃還城方就寢而府市火作鎮起從  
主帥樞密出視歸已夜分天未明忽連聲稱救救妻  
秦氏呼問之瞑目不語頃之而絕先是十日前遣一  
黥持信掩覆至德興半塗覺肩重自是日日頓增殆不  
可負嘗擲之于地曰莫是裡面盛著死人頭如何更



擔不起過江上渡以語舟人舟人試舉之亦云未嘗  
有遠路信物如此重者既到張氏宅黥納書于鎮父  
通州使君堦啓掩但鹿脯耳才出外便爲物所擊爲  
鎮音聲責之曰汝在路如何得罵我黥謝不敢俄直  
入至父母處泣而言曰死生定數無所復恨鎮未有  
子新婦難以守寡畢喪後乞遣歸其家大姊嫠居歲  
久雖有一兒亦非久遠計顧別爲謀終身之託黥旋  
仆地移時乃蘇通州愕然憂疑鎮正其室范氏所生  
尤以爲戚又兩日凶問至然則黥西來時鎮之神識

已憑之矣悲哉死時方三十五歲秦氏堪之女也

### 雙頭蓮

鄱陽高嶠就館于邑宰以無訟常爲學舍池中蓮生  
花雙頭丞賈煥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  
吳興鄉校肄業直廬後產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  
來觀之折取諦翫葉間隱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字  
諸人共致慶語勉令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  
翁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  
瘡遍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爲第一賈名安宅



華延年

處州士人華延年字慶長入太學隸禊身齋嘗與同舍聚坐爐亭上齋僕報處州陳官人參齋華奮躍而起喜色可掬衆異而扣之曰往歲過三衢詣老劉封肆求占得詩曰邨鑑總龜如住學未見才名能廣博希點若來參學時同年從此不須疑今陳君者正名希點蓋比歲葛鄭蘇三先生爲學官吾三試南宮皆不利而陳亦阻憂患不得到省茲其有同年之兆乎果以淳熙辛丑同登第希點字子興爲第四人

項明妻

餘干洪崖鄉嶮嶺山民項明取倡女胡氏爲妻十有餘歲生一女而死隆興二年有巫從於他鄉來言能致亡者魂魄項令召其妻隨命卽至項無所覩女已二十歲獨見之真其母也遂畱止不去夜與夫同榻異衾而與女共處凡所需索悉憑女以告兩月後忽云父母來仍攜僕從欲飲食項卽辦供具初同席鋪設妻曰主僕不當均禮乃別置焉繼言吾父室廬損敝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亟焚紙鏹數百束又云錢甚



多無人輦送乃喚畫工作兩力人既成嫌其矮弱復易之俄告去曰欲偕二親治屋經月餘再來所親李媪訪其夫失不瞻問女云已被阿娘於腰間打一杵媪歸腰大痛不能行卜者占胡氏爲祟禱之始愈相處一年漸縮小其竟也殆如嬰兒遂不見

### 嚴桶匠妻

饒州民嚴翁爲桶匠居城外和衆坊妻生三子皆娶婦嚴死累歲妻以淳熙庚子四月亦亡三子有孝心停柩于家七日方作齋會媼戚咸集一蝮蛇俗稱鼈

鼻者長五六尺忽從柩下出蜿蜿蜒蜒了無害人意見者異而視之蛇昂身向子點首者三四眼中流淚若欲悲訴然或擬舉杖加箠子遮止之鄰媪乃問曰爾是嚴婆耶點其首又問何處是爾靈座坐卽直赴其所良久復出又問三婦房何在皆隨聲而往問三子亦然旣罷徐徐入戶限內不知所之

### 劉十二

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居槐花巷東以傭書自給爲性倔强當夏夜與妻子露坐於小庭下見一物從外門



而入狀類人而頭如斛大無肢體手足雙眸睥睨睛  
光閃爍竦耳哆口勃窣造乎庭際劉氏大小駭走旋  
失所在明夜復然自是數來家人慣見之稍不怯畏  
隨伺其何往乃至屋後大木下入地而滅凌晨命鋪  
掘其處於三四尺底得古石礮齒多缺落獨兩眼存  
取斧錐碎之戢戢流清血舉而擲諸江中怪不復至

張侍制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于他巷移居未久每朝  
暮常覩室中變怪或星光勃鬱若撒沙之狀霍辣有

聲李家人畏有奇禍別僦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于  
人張南仲侍制以百千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  
堂大石清徹溫潤遣僕舉之獲白金器數百兩或云  
二十錠咸謂地寶自有所係非李所能享納也

李柔

衢州倡女李柔以慧黠善歌舞爲士大夫往來者所  
稱賞年才二十餘遇疾而死郡馭卒王先與之同里  
居時被命詣錢塘回至壽昌縣相值於道訝其獨行  
詢之曰今欲何所往曰欲到臨安看郊禮卒曰何以



不攜婢僕又不乘轎但一婦女單子遠塗豈得爲便  
柔笑而不荅旣分手柔曰君到吾家爲寄聲父母言  
我在路平安卒許之及還首訪李氏知所見者鬼也

### 詹燧兄弟

臨川士人詹燧淳熙丙午春夢人告云汝欲獲鄉貢  
須遇當世之賢者乃可燧寤而思之列郡秋闈考官  
不過州縣一命之吏渠知孰爲當世賢者遍以語人  
弟燧戲對曰試官若考中吾之程文則可謂賢矣相  
與大笑迨入試乃文帝敬賢如大賓賦燧悟向來之

夢儻用以破題旣爲的當且不陳腐不雷同遂于第  
一韻頷聯云凡當世之賢者如大賓而禮之及揭榜  
燧爲賦魁燧亦偕薦送是歲以賦求舉者三千人惟  
二詹兩句擅場信非偶然者

### 靳守妻妾

靳春太守

不欲紀  
姓名

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束濕嘗

有忤意者旣加痛箠復用鐵鉗箝出其舌以剪刀斷  
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始死後其家設  
水陸齋會僧方召孤魂晁窺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



鉗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爲傍人言  
深有悔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督寃責償勢  
必不免斬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鏹祈釋其怨晁云  
卒不可數日而卒

### 南城驛

孟必先子開爲建昌教授淳熙十年將受代暫假南  
城驛寓居侍妾張燈于臥室課其子讀書孟之房才  
隔一窗子忽見一物狀如猫而有毛潔白如雪自室  
突走出外報其母共持燈跡探所向孟聞其紛紜亦

疾趨往視甫下廊廡兩室皆摧壓器皿椅桌當其下  
者悉糜碎非白猫示變孟氏一家且斃命併嘻其危哉  
孟今除桂陽守此驛素多怪前後處者皆不寧茲乃  
能爲人福可洗積愆矣

### 錢塘老僧

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爲業政和六年往本邑  
吳芝鄉投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固多蛙前此無人  
采捕沈施旣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販鬻所  
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



吾鄉羣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洿瀦所產萬計皆空  
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尙堪贖過不  
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悛意僧去而沈來具  
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  
痛打一頓汝却縱使去也施言尙可追及乃相率而  
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給已咄咄嫚罵施  
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脇  
卽死保正擒送縣東平鞏庭筠時爲邑宰鞫其獄衆  
證旣孚物色老僧杳不可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 九里松鰍魚

鞏庭筠爲錢塘宰與杭州士曹張顯正縣尉錢紹彭  
同游天竺過九里松見流水中小鰍魚相銜逐隊而  
嬉才長二寸許戢戢可愛從者以器攬取鞏邀二客  
下馬步觀之行百餘步到水際得一穴穴中水溢溢  
羣鰍迸出如雲其多不可計傍側有酒廬試訪其故  
荅云尙有陳翁者專爲貨鰍主人凡自餘杭門入者  
悉經其手乃敢售晚年遷居此地自賣炙鰍夫妻近  
日併亡無男女治後事里巷爲掩瘞於一穴比以積



水所潰冢土傾摧每見鯁從中山常時未省有之不  
知何爲也輦與客憮然驚嘆此翁媪墮鯁類以償業  
債卽命里正取其骸付漏澤園送鯁于西湖予所記  
燂鰕翁亦爾

鄧如川

將仕郎鄧增字如川建昌諸鄧也以父武岡太守昌  
國恩得官爲人疎雋少檢頗工製小詩作大字娶宗  
室朝議大夫子淫季女絕有色未及從宦而亡家素  
貧趙無以守志才服闋攜其二兒適南豐富室黃氏

子甫一月黃夢鄧至謂之曰汝何人乃敢娶吾妻吾  
今受命爲瘟部判官汝宜速罷昏不爾將行疫癘于  
汝家至時勿悔也黃驚寤而懼雖甚慕戀趙不得已  
亟與決絕踰年後趙益窮匿或日高無炊煙又嫁南  
城童久中越數月亦夢鄧來責數且云當以我臨終  
之疾移汝身童方溺愛不謂然果得風勞之疾如鄧

所感時二年竟死

黃堅唐四娘侍女

右從政郎楊仲弓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



崇與否乾道中爲道州錄事參軍受代未去因出行市里逢小胥呼問之曰汝必爲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胥謝曰無有連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耶告我何害此崇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怖懼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通耳相從已久雖不識其家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少異無復可疑今所云若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秘之勿洩宜預備長綵線申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裙仍匿彼冠履一二種正使是人固足爲戲笑不然便可推驗矣胥敬奉戒

女至悉如之雞鳴女起而失翠冠及一履意狀荒擾尋索弗得胥但佯寐陰察其所爲天且明拂然而去胥視二者乃捏泥所製卽攜示楊楊行法考訊遣吏徧訪羣祠蓋城北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真所偶者頭上無冠一足只着襪綵線出於像背楊誦咒舉火焚厥軀胥得無恙唐四娘者淫祀也楊終于郴州理掾營道尉史何信九疑道士李道登皆見其事

舒嫩四

淳熙元年道州寧遠縣民蕭淳禮與故吏歐陽暄等



數人共率邑里錢就九疑觀建黃籙醮仍約以餘貲作鐘樓壇屋往往虛數乾沒衆莫得稽考後五歲間主事者多死小民舒嫩四被逮入冥所見皆本邑人其親戚先亡者亦或在到一官府一囚桎梏繫廊下傍側積錢甚多近視之則淳禮也問所坐何罪嘖眉而荅曰正治九疑醮事曰是役也惟君用力最勤于公家而何預反見拘執淳禮曰此陰府耳吾實于斯有欺隱故獲譴獨重舒方悟其已死亦自悲愴又遇舊識卜人蕭諄相與揖語曰汝勿恐當得復還旋踵

而甦蓋已奄然三日矣是時同邑黃中立亦會中人臨病篤言爲黃衣卒來追理對九疑醮事隨語而殂

### 龔輿夢

潭州士人龔輿乾道四年冬與鄉里六七人偕赴省試過宜春謁仰山廟祈夢輿夢至官府見柱上揭紙一片書龔輿不得四字而不字上下少不聯接旣覺殊不樂自意必下第及春榜至輿中選餘人盡斥始以語人謂夢不驗好事者曰不字斷續如此乃一个也神言龔輿一个得耳豈不昭然



游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甯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游氏在儕輩中稍腴澤悍戾淫泆與竝舍少年姦甯每側目唾罵無如之何游嘗攘雞欲烹甯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遽以刃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爲餌強脇汙我我不肯從懷刀見殺幸而得免甯適無妻鄰人以爲然執詣里正赴縣獄獄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爲作道地甯貧而嗇且自恃理直堅不許吏傳會成案上

于軍守戴顛不能察且謂閭閻<sub>正</sub>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陵偏錄事叅軍趙師景又迎合顛意鍛鍊成獄奏之甯坐死而賜游氏錢十萬令長吏歲時存問以旌其節由是有節婦之稱郡人盡知甯寃而憤游氏之濫竟以與比近林田寺僧通爲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甯爲祟遂死時淳熙四年六月也其後顛爲提點刑獄延璽劾罷趙賊敗去官軍縣推吏一死一斥皆相去年歲間耳

周三蛙



南城田夫周三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鼈鰕鱔爲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胸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于內久之益擾宛轉一榻上跳擲簸頓呻吟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妙智寺僧

建昌新城縣妙智寺有田皆上腴會寺僧盡死寓客呂郎中方來郡城卜築垂涎其產囑諸邑宰張君欲

承佃呂之女嫁軍守孔縉之弟張畏其挾勢遂給與之寺以是廢庖并屋室亦毀撤無遺張臨受代夢客通謁自言爲妙智寺土地以田爲請曰可令呂公見還而別命僧主持香火修理院舍不然且速禍凡三夕連夢皆然及罷去復夢來謁而加懇切張悔懼具告呂呂殊不顧省張調湖北安撫幹官未赴而卒呂夢張服綠袍如平生偕寺土地來斥數其貪仍警以咎譴申言再三呂竟不聽其長子又從而羽翼之未幾除守蜀中郡行至武昌而死長子繼亡



湯省元

瀏陽湯璿君寶爲士人時游學于清江每往來必過  
宜春淳熙甲辰謁仰山二王祈夢是夕夢行通衢遇  
兩士同塗揖問姓氏其前人云姓王其後云歐陽少  
頃一吏如典謁者邀赴公燕到一處崇門華屋二少  
年衣冠燿如若貴游子弟與之坐置酒高會席罷徑  
起但一僧在側相問訊拉詣別館見一鐘絕大挂於  
架湯拊摩之謂僧曰試扣之如何僧曰鐘雖成竣經  
洪爐陶鑄乃可擊今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聲

止聞一方若得洪爐坯冶之力然後鳴蒲牢以撞之  
當播宣四方非茲日比也遂驚寤歲在丙午潭州秋  
試以第三名中試舉首則王顏次爲歐陽問丁未南  
省湯魁多士予實典貢舉乃悟洪爐之兆蓋默寓姓  
字夢中二少年疑爲王子僧者小釋迦云湯作記刻  
石茲僅傳大略云

夷堅志甲集止終



陸欽之印  
陸欽之印



律